

語
孟
說
略

語孟說畧下卷

無錫顧憲成涇陽氏輯

孟子見梁惠王章

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於此分明則純王雖御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於此不明則彼此出入千蹊萬徑終溺於利欲而不自知此聖賢開口第一義也是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徐倣說

商鞅告君三變其說彼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故虛張帝王之道以脅之然後有以堅其說而行其志又有中無所主惟視人君之向背以為說者則兩開其端而使人主之自擇若孟子之於惠王其於利則曰何必其於仁義則曰而已矣

啟乎此而閉乎彼示其從入之門而杜其不可由之途辭嚴義
正確乎不易誠為愛君之厚也同上

利害兩字原是相對的義利兩字亦原是相對的故利中必有
害義中必有利乃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同上

天地間只有理欲二途從天理上發雖人欲上事亦理也從人
欲上發雖天理上事亦欲也故孟子告君不禁他欲只從他念
頭上分別一個義利公私蓋未有心正而事不正者此大臣格
心之功也。鴻雁麋鹿君子之所有只是賢者樂不賢者不樂
何者賢者之心公於人不賢者之心私於己也樂不樂在心不
在鴻雁麋鹿惠王但當自慙其心之不如賢君不必以鴻雁麋
鹿為慙也蓋世未有絕物而可以言心者惠王若能存其心則

鴻雁麋鹿之樂。正是他賢處也。而可以為慚乎。然因鴻雁麋鹿而興慚。亦可驗其良心之不容泯。故孟子因而進之。蓋道心就在人心中。是處便是道心。非有二也。薛畏齋

沼上章

孟子與時君言有二法。有時君以為可。而孟子直以為不可。都如何以利吾國。而曰何必曰利。欲問齊桓晉文之事。而託之以無傳是也。所以嚴其私欲之防。於惡機之方動。而遏之也。有時君疑其不可。而孟子以為可。如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寡人直好世俗之樂。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寡人好勇。曰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寡人好貨。曰昔者公劉好貨。寡人好色。曰昔者太王好色是也。不拂其欲。而亦不縱其欲。引而

納之於聖賢之域也。以世俗觀之。利國之問。桓文之問。若無害而可喜者。顧拒之甚嚴。臺池鳥獸。鐘鼓苑囿。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深有妨於治者。顧以為無傷。似非告君之道。自君子觀之。一操一縱。一闔一闢。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事。庸君之法。自當如此。漢武曰。吾欲云云。此正欲為堯舜之機也。而汲黯乃於廷衆之中。而深發其隱。觸其所忌。諱而遏絕其慕治之善心。忠則有之。而引君之道未盡也。雖然。無孟子之才。而竊效之。又未有不流於譎且佞者矣。徐敏彥

言利言伯。蔽心之全體。其為蔽也大。好勇好貨好色。蔽心之一隙。其為蔽也小。同上

上只曰賢者亦樂此。中下承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也。文勢甚緊。即將一句翻作兩意。即將他人之語翻作自家機軸。此是文字絕妙處。同上

偕樂在君身。故終至於享其樂。偕亡在民心。故終不能保其存。文王之得其民也。雖上之臺池鳥獸而民亦加之以美名。桀之失其民也。雖上之身而民亦欲與之偕亡。此可以觀仁不仁之驗。同上

利國之對辭嚴義正。法言也。沼上之對辭達意婉。巽言也。法言而不能改。巽言而不能繹。則亦末如之何矣。同上

寡人之於國章

盡心焉耳矣。一句便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全今無施為。只是一箇盡心。便是

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何可遂望民之多也徐敞強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此古人井田之法設為大較如是中間纖悉委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在後世決不可行緣此等法與封建學校選舉兵制一齊貫串舉則皆舉必有古聖賢萬物一體胸次又終身久於其職方幹濟得來罷侯置守之後官無久任而一體之學亡痛痒又不甚切已當使誰為之故趨時達變反不若柳子厚蘇明允葉水心馬貴與之言為不迂也同上

聖王之治天下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民士農工賈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病醫藥其死葬埋祭祀故孟子論王道始終不外農桑田宅魚鱉雞豚

狗彘之間養生喪死庠序孝弟之際非有空虛無據之理高遠難行之事所以為聖賢有用之實學也同上
人死則曰非我也人死二字中消耗了許多百姓所以民不加多歲也二字便與河內山河東凶二句相應同上

承教章

天地之間人為貴曰率獸而食人也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人不可象而用之況可飢而死之乎又況可率獸而食人乎此是孟子深文手段亦是文字妙處曰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此是發梁王惻隱之真機也言至於此為人上者可以警心而惕息矣徐徹強

孟子於齊宣一相見便將他一點愛牛之心提醒於梁惠一相

見便將許多說話提醒他一點不忍人之心。此是行不忍人之政的根子。故每惓惓若此。苟無是心。則雖有施為。皆是徒法。何足以語於治哉。同上

晉國章

當時七國之君。專事富強。以為不嚴刑。則無以約束其民之筋力。而使之至於強不厚歛。則無以充實其國之倉廩。而使之至於富。夫是以虐用其民。而莫之顧也。孟子一開口。便道着省刑。罰薄稅輕。是其所言。每每與戰國策士相反。然至於深耕易耨。則富亦在其中。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制挺以撻秦楚。是強又未嘗不在也。徐儼強

梁襄王章

此是有宇宙以來。世代所以興亡一大機括。自古來未有嗜殺之君。能得天下者。亦未有不嗜殺人之君。不得天下者。以天心言之。天之愛民甚矣。作之君。作之師。使司牧之。以不失其性。豈肯舉元元之命。而投之於敵。朴者之手也。以人心言之。戴之為君。將以祈全其性命而已。網罟陷阱之區。鳥獸且知避之。靈而為人。豈不如物。人方嗜殺。我乃相率而歸之。天下寧有是理耶。然秦法如秋荼。而卒并吞六國。混一宇內。豈孟子之言有不驗哉。以勢劫之。不能再也。卒之得天下者。除秦苛法之沛公也。孟子之言於此益驗。徐敬位

齊桓晉文章

孟子此章反覆攻擊。細看來。俱是一難一解。百姓皆以王為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此是一段發難語。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此是解上一段之難。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又是一段發難語。蓋亦反其本矣。與則盡反其本矣。此又是解上一段之難。總而言之。第一段發難是欲王之察識是心也。第二段發難是欲王之擴充是心也。第三段發難是欲王之作用是心也。

人之所以一體萬物兼濟四海者。惟此心而已。人患無一點不忍之心。既有此心。則天下更有何事難做。更有何物不在吾之度內。然這一點不忍之心。觸物而見。端倪甚微。推而行之功用甚大。其端倪故非察識之智者不能明。其用大故非有擴充之功者不能盡。孟子比章反覆詰難。無非欲齊王推是心以及天

下而已。一開口時便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乃是孟子於利欲
叢中揭出一點真心，以示齊王。齊王不能察識此心，乃曰：是誠
何心哉？是自有而自昧之也。及孟子告之以見牛未見羊，以激
發其不忍之心，遂不覺前日之心，戚戚萌動。而又曰：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則是雖真心而於所以推廣是心處，尚未之
解。故孟子又告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正言心之所以
合於王也。然齊王雖識真心，孟子雖告之以推廣之術，而齊王
所以終不能作用是心者，則以其心為物欲之所蔽也。故孟子
又告之曰：心為善王請度之。繼而曰：然後快於心與？此又是齊
王妄心。孟子故即是以啟發其真心也。至於兩反其本，而是心
之足，玉有明驗矣。

此篇文字如老衲談禪機鋒錯出曰是心足以王矣是直指真心曰是誠何心哉是因真起妄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是真心現前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是真妄錯起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即妄顯真曰物皆然心為甚是真妄交際曰然後快於心與是徇妄喪真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是從妄心生來曰反其本矣是從真心發出夫佛氏設心皆以為千古不傳之秘而孟子此章盡藏機軸則文字之妙信莫有過於此者也昔人有曰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予亦曰不如看一篇孟子

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說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

中之機關也。

無以則王乎。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王字首尾相應。此是文字機軸。

說了是心足。以王矣。即從是心中生出一箇愛字。又生出一箇不忍字。首尾兩端。使齊王自信自疑。尋自家心事。不着然後替他啟發真心。使之自悟。真是凌駕手段。通章骨子。都在是心足。以王一句。既以愛與不忍難之。又以不忍於牛而不能不忍於羊難之。反覆詰難。皆欲王察識而得其本心。而王困於攻擊之驟。惘然自失。不能反本。而甘自誣伏。孟子乃又為之多方出曉。稱之曰仁術。曉之曰見牛未見羊。以時天資暗合之見。而深嘉過獎。與君子遠庖厨之意同科。使本心復萌。慘。殺。鮮。光。景。宛。

然畢露。而是心足以王之意。因此可以尋其源。此孟子善於開導之妙機也。

呂東萊曰：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與？王請度之。皆是孟子微宣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徹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正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萌？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人之欲心最不可長。況人君乎？薛敬軒曰：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僅得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教萬人之命也。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後必有災，却根着盡心力而為之。此句甚有味，蓋惟吾之心加。

既盡於彼。則此一點愛牛的本心。索然消盡。全是要做快於心的事。安得無後災。

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此欲字。欲在於己。仕者欲立其朝。耕者欲耕其野。商賈欲藏其市。行旅欲出其途。嗟其君者。欲為之赴愬。此欲字。欲在於民。欲在己者。我有是心。而不可必得。欲在民者。我無心。而民自不能舍之。而他往矣。求大欲者。其於欲之所在。可不審諸。王笑節以後。凡欲字。皆自大欲字生來。大欲字。又自前愛字生來。愛字。又自不忍字生來。此是文字根源。不可不知。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樂歲凶年飽而免於死亡。故曰恒產。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有五畝之宅一條。孟子一生施為。只有些子本。

事及告滕文。又只從五畝之宅一件事內提出一說。却云此其大畧也。可見孟子當時只是說得梗槩。若有權柄在手。更當自別。以上俱徐徵弦。

好樂章

初只說一箇好樂。却將一件化作兩件。曰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又將兩件併作一件。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是文字妙處。

好世俗之樂。本是好玩戲。孟子却反說要好得甚。此極可駭。齊王問如何是甚。孟子却將兩項人情同然處問。王既曉得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為甚。則既得人之真情。便好與之言樂了。故言鼓樂田獵而人喜之。是不但獨樂而

能與人與衆者也。自家見百姓如此，豈不轉加快活？這是好之。孟子言語每：放到極險處，因有與民同樂做骨子。一救便轉，真是取日虞淵手段，然亦帶戰國策士氣習。

曰：舉疾首蹙額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亦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是有意思在。以上俱徐微弦。

問圓章

孟子將一箇七十里之圓，說却小了。又將一箇四十里之圓，說做大的。是甚麼手段？然却有箇理在。蓋以文王而有七十里之圓，豈是不大？然以一國之民而共七十里之圓，民惟恐其圓之不大也。故曰：民以為小也。以齊國而有四十里之圓，豈為過制？

然於一國之中而設四十里之阱民惟恐其避之不逮也故曰
民以為大也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此是孟子深文手段敬註

率獸食人孟子猶特言以甚惠王之罪尚未真也殺其麋鹿者
如殺人之罪則視人反麋鹿之不若其罪大矣同上

交鄰章

此章即是智仁勇三字然文字却叙得甚變

吾人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
不曾教你去強者凌弱者大者欺小者此即是天之所以在也仁
者有見於此渾然與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鄰國之民不獲其
所猶吾民之不獲也視其君之能仁其民猶吾之仁之也不復

知有大小強弱之迹。此所以為樂天也。

纔說事大事小。便說到伐密伐紂。來既伐其鄰。又伐其君。便與交鄰說話畧不相涉了。不知此是孟子當時做事業的底本。使孟子有權柄在手。把戰國世界掀翻一做。便將這幾件事都做出來了。所以慊慊。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者。以有此許多大手段在。

既曰事大事小。又何以伐密伐紂。既云伐密伐紂。又何以事大事小。蓋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思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而反為不仁。智必受辱於己。而反為不知。故成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謀吳。則勇者又所以濟其仁。智之不及。

者也以上俱徐儼弦

雪宮章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此文勢凡四轉。直從人君待賢處轉到人君不恤民上去。甚為道緊。徐儼弦

巡狩述職無非事者。省耕省歛以休以助。是為民也。師行糧食一節。便是不為事不為民的樣子。至末節却云。蓋徵招角招是也。便點出為事為民意。與前面相照應。此是文字暗藏機軸妙處。同上

其詩曰。畜君何尤。言畜君而不為君之所尤。以為君悅其臣之意。孟子補之曰。畜君者好君也。言晏子之心出於愛君。以為臣

悅其君之意此亦是作文家法也 同上

明堂章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王也奇矣富人哀此鰥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征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 徐倣位

文王治岐一節是從正道上說如兵家之用正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二節是從別道上說歸正道如兵家之用奇 同上

湯放桀章

虞夏以前未聞放伐之事而湯武行之夫子以文王為至德以武王為未盡善而於春秋一書尤致嚴於弑君之罪未聞有殘賊之君而孟子言之湯武直是敢做孟子直是敢說 徐倣位

仁義者人之心。殘賊去了心更無與人同處。故曰獨夫。薛畏齊

齊人伐燕章

齊王之意欲取燕。孟子說取不取由爾。不得今日但要揀民為主。即不當以取燕為心也。薛畏齊

救燕章

誅其君弔其民。此是為政於天下的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是畏人的根子。徐敬弦

王速出令一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能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孟子之為齊王謀者可謂切至

同上

鄒與魯開章

兩節對看即見出乎爾反乎爾之意穆公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人孟子却說民之死於凶年者不知幾千人爾三十三人當甚事穆公說百姓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却說你當時亦曾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今日正是報還你前日的如此則則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不煩費詞而自明白矣

徐倣注

築薛章

孟子告齊梁之君是何等大話告滕文只是勸他為善又以後來事寬慰他又說不敢必皆無可奈何之辭其實句句皆是實事無一毫迂闊此皆以為孟子也

徐倣注

竭力量

當時為文公計。死守是第一着。遷國是第二着。孟子於文公初問。即告以死守一着。於再問始告以遷國一着。至於三問。乃并二者告之。乃先之以遷國而終之以死守。則其意未嘗不在於死守。然教人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徐微弦

魯平公章

晏嬰之沮張子以為命惜晏嬰也。臧倉之譖孟子以為天外臧倉。四徐微弦

當路於齊章

齊桓晉文之事。管仲晏子之功。皆當時之所歆羨而愛慕之者。故齊宣則曰可得聞。公孫丑則曰可復許。皆震望而不敢必之。

詞徐微弦

曾西註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同上。以齊顯而後天下知齊。以齊伯而後天下尊齊。以齊王而後天下。一於齊。如此則可以論功烈。同上。

黃厚齋曰。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之心不衰。考之商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仇民。不敢有忿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革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股士。兢兢焉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呼商之澤深矣。同上。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文一節生一節自北宮黝節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是從不動心生來自不得於言至必從吾言矣是從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生來自子貢問於孔子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又是從夫子既聖矣乎生來前面若是則夫子過孟孟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此一節驟看似冷細看起來却是一章骨子說了一箇孟賁後面却數出北宮黝孟施舍子襄曾子一項人來此是一比事說了一箇告子後面却數出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子夏子游子張伯夷伊尹孔子一項人來此是一比事前面終之以曾子畧見學問源頭然終非其所願學後面終之以孔子而加以願學則孟子隱然以孔子之道自任矣

如此則遠邁百王。高出羣聖。亦在於此。而又何有於卿相之位。
伯王之業哉。徐敬位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
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
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
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同上

義本是發強剛毅的道。本是盛大流行的。以此氣之至大至剛
合之。如何不相配。此亦是形容氣之浩然也。大抵至大二節俱
是。把一箇浩然之氣。形狀出來。筆端真會描寫。集義最難。如何
謂之集。今人築堤捍水。謂之集。致貨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一
湊合。非一頓可成也。如何謂之襲。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制

美飾於外亦謂之襲言其專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生之生得氣而自滋也取者如取求獲得之取舉手而可得也孟子此等處字義甚是下得精切同上

集義所生其氣堅強舒展而有從容之風助之長者其氣張皇急躁而無悠遠之味有難抱卵真得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法到時候便生雞子出來如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便壞了雞子又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煉得成丹孟子集義節度亦如此同上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

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同上

陽明先生曰：近歲山中謀學者，往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繞着意便是助，繞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謀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々去集義。若時々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乎？即須勿忘時々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儆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洒脫自在！今却不必去有事上用功，而

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去做箇勿助。淪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沉空守寂的人。繞過此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同上。動心者氣也。孟子之不動心。養氣者也。如馬調習之久。而受脚勒與脚勒相安者也。告子之不動心。制氣者也。如馬之畏鞭楚而受脚勒。不與脚勒相安者也。人之良心皆同。只是氣稟不同。難於調治者。古聖王教人。欲使人皆復其良心。故十五而入大。

學三十而娶四十而仕中間有二十五年調習氣稟之功即孟子之所謂養氣也孔門教人如克復敬恕隨才成就各自不同總是調習其氣稟雖孔子亦是如此用功故云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只這箇教法大聖大賢皆出其中蓋古之聖王算定人的氣稟千萬不同要許多時磨鍊消融纔得渾化而為義理故雖孔孟亦須以四十年為期到此則理氣合一從中而達莫知其然而然若告子只降伏定這氣外面襲取箇道理來與聖賢之不動心亦畧相似然把人之良心都蔽塞正氣都屈死了譬如握苗為長而槁速與故古人之制要先也先不得所以聖人論王道亦有三年必世之論若伯者功業可以朝夕見效何消如此孟子之學王道也如告子之學必流而為佞故

其學最為害道薛畏齋

吾人要得不動心。須從動心忍性之功做來。蓋動而後能不動者也。告子先孟子。只為少那一段動心之功故也。同上

得於心者。理得於心。自然而然。無待勉強。如孔子之所謂察其所安者也。所為善。所由善。不必其心之安。直恁做去。是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若此者。就他行事與念頭處看來。直是要做聖賢。雖孔子孟子。不過如此。不謂之可不得。然善不由自得。是襲取而為之也。氣不由養成。是矯揉而用之也。義與心不相屬。氣與義不相安。與孔孟之學。養盛自致者。真毫釐千里。故孟子之聞告子不在他不可處。而在他可處。乃所謂惡似而非者也。同上氣質原隨天命之性。轉只為五行之氣。不齊畧走作便了。失天

命之性故聖賢許多功夫只是治氣降伏得那血氣定則天命之性常為主而所謂志一動氣者可識矣所以既言持其志而又曰無暴其氣者只怕氣一動志故也蹶趨動心是暴氣而持志不定之驗見得志氣不可分開說持志無暴亦不可作兩樣看同上

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謹獨學問功夫至於謹獨同上

天德王道備矣更有何事但不可有取必之心忘者取必於內者也助長者取必於外者也人之學所以不能有事其病痛只有此兩端忘如老莊之無為絕物以求心近於聖人之無為然聖人之忘有事而忘者也老莊之忘無事而忘者也似忘而非忘也助長如告子之義襲矯揉以為義近於聖人之行義然聖

人之義由心而生者也。告子之義由助而得者也。似長而非長也。孟子聞告子故專就助長處言之。其實愚之與助其害道一也。同上

不動心是當時學問一箇大題目。然忘也能不動。助長也能不動。如老莊棄絕事物。心齋坐忘。不以天下事物累其心。此忘而不動者也。告子襲取助長而不求諸心。此助長而不動者也。有事之學。忘而不忘。長而不助。正與二氏相反。同上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聖人之心也。得百里之地。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人信其心也。堯尹孔子自信其心。人亦信其心。吾人之心。但到可信處。便是聖。故添離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喜之。以其可進於聖也。同上

假仁章

王者念頭到處人便服故云無不服薛畏齋

人皆有不忍章

孟子善開發人如乍見孺子一節與一簞食一節直從人欲橫流中揭出一箇真心出來示人讀乍見孺子一節便見惻隱之心使人有感之心動處讀一簞食一節便見羞惡之心使人有憤懣不平意此真是好手段徐敬弦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沒開口處及天地既分人物既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然已生其實即未生的消息正所謂性體也然既有本體便有發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與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是不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多無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已。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空。

在圓器則曰圓空。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空名。若無房堂等。即空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考亭詩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始悟直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細玩諸句。便見端字深義矣。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一團是生機。何如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初觸物。便有隨即昏昧如石火。忽現。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使用出來治天下。若運掌印。人聞說治天

下如運掌便為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皆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輒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攪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量矣。禪家又謂之想元。轉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如九轉靈丹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故曰治天下可得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

以為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自菲薄哉。而謂己不聖人若也。且如人必有四體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奈何不信也。有四端奈何以有此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惡名激他。夫賊其身賊其君便是盜跖聞賊名也不甘。豈不是天地間第一惡名。今不信有四端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孟子無奈戰國人麻木何。說得痛的。底直是令人墮淚。我輩猶然信不及。豈惟孤負先言。亦乃辱末自己也。夫四端既是夫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隣失所者。又全

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在不能知耶。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燃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衆。必然盈室。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既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知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知耶。故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千古聖賢設教。只是教人一知便了。擴而充之。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為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合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祖述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

頭不明就能凡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非心服豈能為
保保者聯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奇至龐氏拾柴買
魚作衣奉姑處其時坐客都出淚予視一客其客收淚而笑孟
其慚也余曰你不須慚孟子所謂苟能充之便是充你這一滴
淚你這一滴淚不數較人一滴珠也且你一向是凡民今幸而
作一刻聖人而又慙乎予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
者這便是不保妻子的人這不保妻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先
間聞龐氏事而出淚者倏而聖人又倏而下愚下愚聖人信不
隔一條線也可表可懼余讀此章知孟子以齊王猶反乎其胸
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乃有謂孟子不能王
而強欲王者是何言歟

表

矢人章

孟子亦多說術。如曰仁術。曰術。知曰教亦多術。曰術不可不慎。可見不學無術終濟得甚事。徐敬弦

善與人同說

舜居深山之中。無異山樊野人。此殆非以跡論。即以心論。舜之心。何心乎。渾然一太樸耳。彼其純白中涵機械。全忘天壤下色色。與我心通而為一。不自殊別。麋鹿可狎。羈以游。鳥巢可攀。緣以窺。丈豕可呼。召以來。槁梧之枝可倚坐。而睽他山之石可砥礪。而突無思也。無為也。聰明退藏。湛空無倪。如此乃可謂之寂然不動。天下之至定。定故廓然而能虛。虛則洞然。其自達一善言一善行。纖微並湊。誰非神機所徹。何待遲疑。故云決江注河。

者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說也。蓋聖人心體原與山樊野人一般。野人渾沌不分。聖人是渾沌不分。野人無先入成心。聖人愈無先入成心。所以能看得善是六虛間公物。是則共是。非則共非。可則同。以為不可。則同。以為不可。無人無我。無智無慧。無所不通。無所不合。無已可舍。無人可從。取亦與與。取亦如汲水。江河可挹。可瀉。渾作一團物。彼耕陶漁之^稼大深山之人乎。取之耕稼者。言之行之善。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取之陶漁者。言之行之善。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其心渾似野人。無偏之心。其言渾似野人。朴直之言。其行渾似野人。率真之行。不用多文飾。即此便是天下公理。萬世公論。故可與共。肝膽通膚髓。商事宜談可否。大都撤形則見心。祛私則見理。去偏

則見全忘爾我則六合原是一家物夫一事也若合野人千萬
心千萬口必然有餘於聖人一目心思之加何曾見已之不
足他家之物便是我家所有舜又能合千萬心千萬口翕受米
取細：黍稷以共成天下之務又必然有餘於衆心衆口獨至
偏能者之所不及何曾見人之有餘我家所用當原只是別家
物如大江大河力大源長吞吐天下名川及其千流萬派注而
往歸焉江河浩：豈復見群流之助也哉舜在山中便已萬物
同體具有君相天下之量契及其出山後不必自用一己才加
明四目廣天下之見達四聰廓天下之聞闢四門招天下之賢
杰無所不問稱好問無所不察稱好察無所不茹納故常有隱
覆以不盡天下之情無所不敷施故時有顯揚以鼓舞天下之

志一片心腸只在樂善上用其收之也盡天下之衆思其集之也竭臣人之衆美於是以前澄軍渾樸心持衡兩間虛懷而表之或並用或單用或合用或分用或裁割幅式補短截長如縫人用帛或自執規繩大棟小榱如匠氏用水或先本後標或先粗後精酌方準效如翳師用藥或潛神密畫馭才使能如大將用兵或神遊意輸百美盡銷如我輩用堦與惟其持此中於兩端必竭之嚼色見賢八珍羅列在吾所用舜之真聰明真濟哲全注在毫芒定奪之間微乎微乎此處妙不可言所謂道心惟微允執厥中而天下治之心即也舜自居深山與河濱歷山雷澤諸馮負夏之田夫野豎酣暢夷曲各盡其情已自心事洞達婦人小子無不知名一出登朝與九官十二牧詢事考言都

俞堂室拜稽交讓各殫乃心。光明樂易令人、自奮於功勳。如
在春風化日。總之至定至虛太樸不二之真心耳。此外無伎倆
無殊異也。蓋氏言人、可為舜。顏氏言有為亦若是。今欲為舜
豈難知乎。心靈一槩。好樣相同。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離之則惡
合之則聖。去機詐。捐城府。撤私邪。屏偏黨。以其空、洞、之心
下徹四海九州。無詐欺之野人田父。凡其言可行者。皆今日宜
行久不行也。凡其言不可行者。皆今日宜去久不去也。茅茨短
褐若野而真。天上五雲若明而暗。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千古世
界如是而已。古之耕莘釣渭。築巖隱屠者。豈別有殊奇善與人
同不改山中之素心耶。山中人片言之善。可當廊廟素心未誠
不渝舊樣。將精誠並流天地鬼神。無拂拱嚮。即干羽可招而蕭

韶可儀也沈長水

朝王章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這不敢是下之人不敢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這不敢是上之人不敢也。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徐敬弦

平陸章

然則予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為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為矣。語法了而不了。真有雋永意味在。徐敬弦

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而一時賢臣又有能斡旋其間。

若鮮于佺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為難卽雍亦謂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
不可拘於法而一諉之不得為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諉之於不得為則君亦何賴於國民亦何
賴於爾哉同上

沈同章

前一節有任於此一段是議賞事所以明燕之可伐後一節今
有殺人者一段是議刑事所以明齊之不當伐燕夫燕之與國
齊之伐燕均為得罪於天一箇是妄干天命一箇是僭行天討
非堯舜而行揖遜之事故有可伐之罪而亡非湯武而興征伐
之師故有必敗之勢而畔後微聲

燕人畔章

人之過誰是該有的孟子却說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語自來無人敢道道得有力量然只可以語聖人不可以語常人所謂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正在此等處若只循：然無過無失則亦不足謂之聖人矣徐做弦

居休章

公孫丑一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徐做弦

性善章

眾人皆不知疑而世子獨知疑亦好然孟子既為之解却須篤信不疑方好今之學者有志欲學聖賢而終身持不決之疑又

有胸中若兩人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有羞惡之心者此等意氣皆須刮去方有進向處徐敬修

夫道一而已矣此是萬世理學宗旨滿世人只管道長道短道是道非都說得支離了孟子所以說箇道一其實道理只是如此近來講學者雖曉得此箇道理然却講向圓融渾同處去了縱說得極玄極妙而於道一宗旨間隔霄壤何啻一膜哉曰孟子之所謂道一畢竟與莊生之所謂齊物論何如曰道一者道自然一孟子非強一之也齊物論者物論自然不齊莊子欲強齊之也此所以不同同上

喪禮章

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見先王全經。然其學本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踈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之制。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徐倣注

問為國章

孟子此篇前面文公問為國一段。如暴譜一般。其體圖後面畢。

戰問井地一段如下。其一般其體方雖截然分為兩段而大勢聯絡錯綜照應。真是周悉。前面有文公問為國後面有畢戰問井地至末却結之曰則在君與子矣。此是雙應前後兩段。且前段亦以新子之國一國字又與問為國國字相照應。後段則在君與子矣。又與子之君一句相照應。將行仁政與前段焉有仁人相對着。暴君汙吏與前段賢君相對着。恭儉二字是禮下取民的根子。禮下取民是分田制祿的根子。夏后二節言取民夫世祿一節言制祿而又徵之以助法之當行文甚錯綜。後段曰井地曰穀祿曰分田制祿曰治野人曰養君子曰主田曰餘夫之田皆是與禮下取民有制相照應。觀此一章不惟可以識治通亦可以知作文之法。

原缺

賊子懼是孔子猶以一人之力挽回一世之亂而能使之至於懼也至於孟子時則既無權柄又人不信他連書也作不成只是口說蓋吾為此懼即孔子懼之懼而未見其有楊墨之徒如亂賊之懼者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是孟子之所處豈不更難於孔子哉

徐敬強

愚謂生民以來自太古至五帝是一截堯舜至戰國是一截秦始皇至今日是一截孟子孰知其身而後又更一翻天下哉上同有天道有王法道有是非法有賞罰以道而是非天下天子為之匹夫亦得為之以法而賞罰天下惟天子得為之匹夫不得而與焉孔子以天道是非之公而是非乎春秋之事是者固所

當賞而孔子未嘗賞之。非者固所當罰而孔子未嘗罰之。又何有於僭哉。孟子但曰春秋天子之事未嘗曰天子之權也。事字權字亦當有辨。如敦典庸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為之。盡此典禮者即為德。背此典禮者即為罪。命之討之。此天子之權也。匹夫不得以執天子之權而命討之。雖不得以權而命討之。但以道而是非之。豈必孔子而後可。凡知有是非之真而能著是非之論者。即士庶人為之。亦天子之所不禁也。何也。此事也。非權也。然則孔子作春秋亦行其事耶。何嘗執其權哉。又何必以魯與周曲為之辭。然後見孔子之不僭哉。同上

禹周公皆有權柄在手。故水之逆行禹惟承堯命治之而已。紂紂之橫行周公惟相武王誅之而已。矣。孔孟因無權柄在手。故

於亂賊之肆志楊墨之塞道特下一懼字見無奈之何惟有懼而已矣然禹為堯使周公為武相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若世有亂賊世有楊墨何與於孔孟而孔孟為之懼也韓子所謂聖人畏天命悲人窮者於此可見古來聖賢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誠為此也同上

閑先聖仁義之通塞楊墨異端之源使人心曉然不為所惑夫人心是箇根本萬事萬化皆從心中流出有邪說一蠹其心則大綱小節相因壞了此理之必然者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味此一句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辯常人安得以好辨目之同上

其始也孔子懼作春秋其終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於孔

子之懼見世之一亂於亂臣賊子懼見世之一治同上

春秋誅首惡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此義行而為惡者孤矣孟子聞邪說其意尤望於同距之徒此義行而聞邪者眾矣若無孟子真服左衽而言侏離同上

朱子曰此段正好看見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樣大力量恰如天地有缺齧處得聖賢出來補教他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真有闡闢乾坤之功同上

楊氏為我四句

聖人為我楊氏亦為我但有公我有私我聖人所為者天地萬物公共之我聖人以一體為心不忍斯民之無知視天下無一

物非我故出而為之君臣以治教之必使人各得其所而後吾心始慰吾身始安故為仁者所以為我也楊朱但知愛惜精神而於一身之外與我不相干則其所為者特軀殼之我而已君臣之義於何而立故楊氏之通無君之道也聖人兼愛墨氏亦兼愛但有公愛有私愛聖人之愛由吾心而擴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為之等則為之條教使人得以擴其良心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不假遠求而愛無不遍故各致其愛者乃所以成吾之愛聖人不自為也墨子欲以一身勞天下而不求吾心之所安強而行之事與真心相悖如並耕則君民不安薄葬則父子不安齊價則精粗美惡無辨其所謂愛者是乃私恩小知之愛而非本原致一之愛也父子之親於何而立故墨氏

之道無父之道也薛畏齋

陳仲子章

陳仲子所行亦告子楊墨之道也。他的廉在外面求不在心上求。不是聖賢率性之道。所以行不得。大抵仲子之行。決是充不滿的。蓋母之食不食兄之室不居。世間之人更無有親於母與兄者。更有何食可食。何居可居。所以充不去。要充得去。頃是不食不居。如却却乃可。却又無此理。他這原頭只是認一廉字差。所以為害道。薛畏齋

道理皆從心出。心安則行。雖過處亦是道理。如父子相隱為直。不探兄之惡為仁。其心安故也。仲子不食母之食。兄之居不知他心上如何過得去。於此可過則具。

夫區

區細行何足言哉

同上

夫蚓一節明廉須從心出事物上去求不得若在事物上求將以何者為義何者為不義如所居之室知是誰築所食之粟知是誰樹蛄蛄之內幸兄之言而哇之也苟兄不言則不義之物又喫了安能一一求伯夷之室而居之伯夷之粟而食之乎故就事物上討廉更討不來除是不食不居如邱蚓乃可即仲子不得如邱蚓所以未得為充其操也

同上

居食二字是通章骨子以仲子為巨擘是揚他仲子惡能廉是抑他是未可知也又含兩意此是文字開闢處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是映頭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是結尾此皆文章妙處

徐熾強

離婁之明章

此章文體甚整。每說一段必有一箇證佐。徒善不足以爲政。節是證前一段爲高。必因邱陵節。又是證前一段城郭不完。節又是證前一段責難於君。節又是證前一段觀每節首必加故曰二字。可見徐儼弦。

規矩章

此章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中間却說一箇仁與不仁。堯舜是仁的。爲堯舜則可以爲後世法。幽厲是不仁的。爲幽厲則不免爲後世鑒。堯舜正與幽厲對看。中間引孔子語。却是分擔兩頭的。徐儼弦。

三代章

天子猶有四海諸侯猶有社稷卿大夫猶有宗廟士庶人所有
能得幾何四體而已可不畏哉徐儼強

天下有道章

於小役大弱役強見孟子之識時勢於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見
孟子之達國體徐儼強

不仁者章

楊朱之泣岐謂其可以南而可以北也墨翟之悲絲謂其可以
玄而可以黃也孺子之歌滄浪謂其可以清而可以濁也孺子
之歌渾沌未辨孔子感之而有自取之論則見鮮生而渾沌者
豈與吾於是而知孺子之心一而純聖人之心靈而應徐儼強
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言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下一斯字便生許多見解同上

男女授受章

經從權出。權不與經對。權也者。所以權而之經者也。如當男女授受之時。則不親授。受為經。至於嫂溺之時。則手援為經。而不親授。非經矣。此等處在吾心權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則權處乃所以為經常之道。若當嫂溺之時。而守授受不親之理。則吾心死了。畧無權變。不可以為經。乃所謂執一。楊墨子莫與陳仲子之屬。皆執一之道。不得謂之中。以其無權也。故曰經生於權。權不與經對也。薛畏齋

人不足與適章

上一章言事親養志。此章言事君格心。古之大孝大忠。皆於本

原綱領之地加之意而初不拘於儀文節目之間也

徐敬修

舜不告而娶節

舜瞽瞍私心不欲舜娶公心却欲舜娶舜不告而娶猶所謂善繼善述不可以尋常淺近看也

薛畏齋

仁之實章

實者無虛假之謂事親之心是仁之無虛假處從兄之心是義之無虛假處如孩提之童皆知愛親敬長那有虛假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在此從此推之而仁義不勝用矣豈惟仁義之實在此這箇念頭人明白人不加便是知之無虛假處有此念頭而節文自生條理不亂這便是禮之無虛假處這箇念頭無少乖戾自根心生不能自己至於手舞足蹈而不

自知這便是樂之無虛假處得其寶則其用不差故堯舜之道只是孝弟而已矣薛畏齋

天下大悅章

不順親不可以得親不能為子不可以為人順親者得親之本為子者為入之道也順親無他盡事親之道而已盡事親之道無他盡吾心而已吾心盡而親心悅親心悅而天下化有以動其心也親心悅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心動而理得也這箇孝服勞奉養上求不得所以為大孝也薛畏齋

舜要盡箇為子的道理就要做那順親的事業許多精神都在那順字上雖瞽瞍不順道理的人至是亦底豫焉可見舜有無限精神意氣把瞽瞍一副心性都挨過了雖未敢言與道為一

然較之前日欲殺舜氣象何啻霄壤

徐儼

君之視臣章

腹心手足是一體犬馬土芥是物國人寇讎是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已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纔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纔如寇讎可見君施一分好則臣報十分君施十分不好則臣報一分非所謂國士遇我即以國士報之者也如此則為君者尚何憚而不厚施於其臣也哉

徐儼

中也養不中章

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譬如養花木一般栽培之灌溉之時之若子置之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所以欣之而向榮

也。樂字正從養字中來。亦有欣。向榮之意。惟其養。故樂從生焉。國語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也。若急迫求之。則為子弟者。惟見其辛苦艱難。而不相有融洽條暢之意。縱有所就。亦安能至於樂哉。譬之植草木者。愛之太深。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焉。其有不至於枯瘁者。幾希矣。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亦非。純是不教誨他。凡人之為父兄者。孰不欲子弟之為中為才。但或急迫求之。而不顧其安。至於責效之不遂。又遽絕之。而不能終其教。此即是棄之矣。夫為子弟者。而不率父兄之教。固是不中不才。若為父兄者。而不能教其子弟。是亦不可謂之中才也。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律儀堂